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次

卷之二十二

李克論相三章

吳起論德險

子思論衛侯君臣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

孫臏救韓殺龐涓
趙良說商君

說趙肅侯合從
司馬錯論伐蜀

燕昭王築宮事郭隗

武公論周不可圖
藺廉刎頸之交

魯仲連論田單攻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一

趙奢救閼與之圍
范雎說秦王遠交近攻

觸龍說趙太后
子順論山東與秦

毛遂說楚王定從
魯仲連義不帝秦

論為將六術五權三至

廝養卒說燕歸趙王

項羽殺卿子冠軍
項羽鉅鹿之戰

沛公約法三章
韓信登壇對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韓信背水陣破趙軍



李左車論先聲後實

高祖論天下得失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曹參爲相國 賜南越王趙佗書

賈誼論積貯書 張釋之論畜夫喋喋

賈誼陳政事策 賈誼治安策一

賈誼治安策三 賈誼治安策四

賈誼治安策五 賈誼治安策六

鼂錯上言兵事 除肉刑

令二千石各脩其職詔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

班固贊文景媲美成康

董仲舒賢良策一 董仲舒賢良策二

董仲舒賢良策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汲黯爲主爵都尉 河間王大雅不羣

興賢舉孝詔 徐樂言世事疏

荀悅游俠論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班固武帝定朝鮮論

武帝求賢詔 王吉諫昌邑王疏

漢宣號稱中興 尚德緩刑書

徐生曲突徙薪喻 龔遂入爲水衡都尉

二疏移病上疏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便疏 漢家以霸王道禡之

耿壽昌常平倉法 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賈捐之罷珠厓對 劉向爲甘延壽陳湯論功

谷永訟陳湯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班婕妤辭同輦載共養太后於長信宮

劉輔諫立趙婕妤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王莽匿情求名 劉向諫起昌陵疏

谷永論神怪疏 朱雲上書斬張禹

劉向請興禮樂 班固漢成帝贊

耿育寃訟陳湯

師丹諫共皇不宜立廟京師

王嘉上時政疏 鮑宣上書民有七亡七死

翟義起兵討王莽 班固論漢諸侯王始末

龔勝不受莽祭酒 楊雄著法言

班固王莽贊

鄧禹說大司馬秀立高祖之業

封卓茂爲褒德侯 班彪著王命論

賜竇融璽書 保全功臣

董宣彊項 班固論不設西域都護

詔報臧官馬武息民

臨辟雍行養老禮幸太常府

馬皇后德冠後宮 班超復通西域

東平王蒼諫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馬太后不封諸舅 馬太后再拒封諸舅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

班固捕死獄中 徐防請依博士章句

唐羗論貢龍眼荔枝

樊準論儒風寢衰

仲長統論三公以災異策免

楊震四知 虞詡論涼州不可棄

司馬光論樊英聘召

李固與江夏黃瓊書

左雄上疏言吏宜久於其事

崔實政論 郭泰獎訓士類

荀爽對策論昏禮 袁閔潛身土室

申屠蟠免於黨錮 公卿會議竇太后配食

司馬光論三五之禁

蔡邕上取士封事 管寧等避亂遼東

田疇謁祭劉虞 曹操敗袁紹於官渡

周瑜論不宜遣質 荀悅奏申鑒五篇

劉侑見諸葛亮於隆中

諸葛亮說孫權擊曹操

周瑜論曹操可破 田疇不受封爵

乘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和洽與曹操議立教

曹操下令 諸葛亮論治蜀

趙雲漢水之戰 司馬光東漢教化風俗論

諸葛亮與羣下教 楊顒諫諸葛亮書

諸葛亮收復孟獲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後出師表 諸葛亮論孫權不宜絕

魏主擇建支子繼統詔

曹植乞朝覲疏 薛綜諫孫權征遼東

諸葛謚忠武侯 王昶命名劄子

司馬光論魏劉邵考課法

魏曹罔六代論不詳盧欽論徐邈通介

王祥孝義
竹林七賢

魏舒對策升第大夫杜預為黜陟之課

嵇紹王褒自野范粲終於寢車

羊祜疏請伐吳勸劉刺史分職如漢氏

王衍等清談放達裴頠著崇有論盟主

江統作徙戎論魯褒作錢神論犬

劉頌上書言政事劉弘上表解冤釋兵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周顛陳頤論世事祖逖渡江中流擊楫

于寶西晉論能遠論時事三失

陶侃恭勤綜理溫嶠推陶侃為盟主

溫嶠留陶侃破蘇峻與史文陳英吳天

陶侃滿盈自懼顏含論性命事

劉翔論江南士大夫其面會與人論

桓溫伐蜀竹林小說

俞歸論張重華不宜稱涼王竹林小說

王猛見桓溫談世務竹林小說

孫綽論遷都洛陽 謝安王坦之盡忠輔衛

秦苻堅違衆議謀寇晉

謝玄謝石等大敗苻堅

劉裕起兵討桓玄 劉裕伐南燕

韓延之復劉裕書 崔浩論劉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七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七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十二

嘉平
重校
雲煙齋本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勤同較

荔彤

鑑語經世編

是編久有專刻通計五百餘條次卷二十有

先君子十年之心力萃焉今更彙而輯

之略鑑語而專存論斷庶幾世之君子按其

節目而考諸全史復合全史而驗諸評說則

十八代之治亂興衰是非得失其亦昭然指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一

掌矣

男勤謹識

周

李克論相

威烈王二十三年

按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得人為要通鑑載此其

知先務矣

吳起論德險

安王十五年

按吳起雖尚法令而其對武侯之言雖聖賢無以加

豈非曾游於曾子之門而聞其緒論者歟

子思論衛侯君臣

安王二十五年

按從來亾國之弊皆由君驕臣諂後世如秦隋齊梁
覆轍相蹈區區之衛而和非長惡不亾何待然非子
思焉能直言若此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

顯王十四年

按國語王孫圉對趙簡子其言觀射父左史倚相固
已先得此意而大學約其語曰惟善以爲寶威王四
臣將照千里語駿爽而識明達信哉戰國之賢君也

孫臏救韓殺龐涓

顯王二十八年

按齊師直走魏都此攻其所必救也齊師旣退全軍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

而返涓之名亦可以成矣棄軍倍日并行而逐敵殞
命喪師爲將者所宜深戒也

趙良說商君

顯王三十一年

按司馬遷論商君天資刻薄人也然以商君之刻薄
而趙良諤諤言之其曰得人曰恃德殆非戰國功利
之習而有懷仁負義之風者歟商君知其言之善而
不從溺於權勢而昧於明哲保身也若范雎蔡澤見
機明決其賢矣乎

說趙肅侯合從

顯王三十六年

按戰國之時秦日以強六國日以弱策固莫善於合從者然非修仁義以自強從亦豈能久乎

司馬錯論伐蜀 慎觀王五年

按秦士多尚狙詐司馬錯獨以伐周爲不義其見卓矣况巴蜀自古富饒秦得之益以強大誠可謂善於謀國者

燕昭王築宮事郭隗 赧王三年

按雪恥非得士不可得士非身事之不可也郭隗求馬之喻可謂切於事情矣昭王能用其言卒得樂毅以破強齊有以也余嘗驅車保陽有所謂郭村者隗之故里也蓋爲之流連而不能去云

武公論周不可圖 赧王三十四年

按司馬錯猶知伐周爲不義秦惠王能聽之况楚與齊韓共謀二國其肯從之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東周武公之論不惟辭嚴義正而理勢灼然如指諸掌應與王孫滿之對並垂天壤

藺廉勿頸之交 赧王三十六年

按自古國事之壞皆由於大臣不和倘先私讐而後

國家時事尚可問乎若相如之含容廉頗之改過皆可爲後世法也田竇之於漢牛李之於唐蜀朔洛之於宋豈不愧乎

魯仲連論田單攻翟

赧王三十六年

按單爲齊之功臣名將而虛懷於魯連先生如此生死之論其教之也至矣豈但一攻城爲然耶

趙奢救闕與之圍

赧王四十五年

按闕與逼近邯鄲言難救者非也然道遠險陜若整兵直進則秦將扼之於險弗得救而闕與非趙地矣

萊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

奢之堅壁二十八日示之以不能救也遣間之後卷甲而趨已過險陜乃可以戰矣而厚集其陣以待其氣盛先據北山以得地利皆成敗呼吸之機也此意奢皆知之許歷適與之合耳然奢之受諫誠大帥之才也其與廉藺同位宜哉

范雎說秦王遠交近攻

赧王四十五年

按范雎傾危之士也以疎逖之臣而奪穰侯之權故非危言不足以動之然穰侯伐齊剛壽以自廣其封邑非計之善者故宥以致雎之言其後秦卒用其策

以兼并六國睢之揣摩勝於張儀遠矣

觸龍說趙太后 赧王五十年

按觸龍說趙太后妙在委委婉婉從少子說入而爲之計久遠則莫若及今令有功於國此固予之以不得不從之勢也若叙述之妙愈澹愈真直可與左氏伯仲

子順論山東與秦 赧王五十六年

按子順孔子六世孫也陳大計不用其退宐矣味死病無良醫之言何其哀耶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并天下凡二十八年

毛遂說楚王定從 赧王五十七年

按遂之議論明快能令懦夫奮發可謂戰國奇士矣然非自薦則平原君終不知之相天下士豈易言哉士之抱負瑰瑋而不肯自薦者又何可勝道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赧王五十七年

按六國惟趙最疆可以與秦頡頏自長平之敗邯鄲被圍海內莫不震動新垣衍入趙欲共尊爲帝已儼然受冠帶祠春秋而爲之臣子矣徵仲連之論則大

義不明於天下東海之蹈抗志西山此其所以爲天下士也繼仲連而伸大義者其子房博浪之椎乎秦

論爲將六術五權三至

昭襄五十二年

按荀卿之論兵得王者之制有合於師貞丈人之義而其論性則謬訛而不當於理何耶

廝養卒說燕歸趙王

二世元年

按張耳陳餘分趙自王意中或有之聲罪致討燕人非其敵也廝養卒之言中於事理賢矣哉惜史遺其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姓名不得表見於後世也

項羽殺卿子冠軍

二世三年

按宋義非知兵者偶以一言億中懷王遂加卿子冠軍之名授以重兵留四十六日不進而飲酒高會其怯懦必敗可知矣羽不殺義則趙必亾趙亾則楚爲之次卽漢豈能入關中而成大事乎故羽之殺義天之所以破秦天之所以成漢也羽爲次將乃殺上將軍罪固不容誅然使終守臣節尚可收桑榆之效奈何復有江中之弒乎范增素好奇計初依項梁以起

事帳中之斬未必不與其謀坡公乃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其論雖正未悉羽增當日相與之情也詳羽始終一將才耳增一尋常謀士耳豈可與三傑同日而語哉

項羽鉅鹿之戰

二世三年

按昔人評此謂項羽最得意之戰大史公最得意之文余謂此戰關秦楚之興亡亦關漢業之成敗故謂項羽爲漢高之功臣可也

漢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七

沛公約法三章

高帝元年

按秦之惡極矣蓋自商鞅用事之後法令繁如牛毛不特山以東之民以日爲歲卽關中之民皆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也沛公入關而約法三章盡除苛政湯武之弔民伐罪不能過也炎漢四百年大業已定於此

韓信登壇對

高帝元年

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其論項羽可謂確矣而又知天下民心之所向因羣策羣力以定之此信之所以

爲國士無雙也高帝取天下信之功十居其七八有
才如此而不能學道謙讓以居之至於殺身赤族雖
高帝寡恩亦信有以取之也是以范少伯之浮海張
子房之從赤松子遊君子稱之以爲有明哲保身之
智焉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高帝二年

按楚漢之際謀士如雲然知大義而合於春秋者莫
如三老董公此良平之亞匹也豈范增蒯通之流所
可望其涯際乎高帝能從其言爲義帝發喪聲罪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八

討項羽之亾決於此矣乃三老不入功臣之列何也

韓信背水陣破趙軍

高帝三年

按左車之計果行信兵必不敢出井陘然信或將由
他道以襲鉅鹿不必定出井陘也背水之陣最奇輕
騎二千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武安君已入信掌中矣
凡行軍趨利而不顧其後未有不爲敵所擒者也信
之用兵誠善然亦熟知陳餘之庸劣故得伸縮如意
耳假令左車爲將信之憂方大故曰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人君烏可不慎哉

李左車論先聲後實

高帝三年

按信千里轉戰破魏與趙以此臨燕燕人必不敢戰且必求救於齊則漢之兵疲食殫項羽乘勢將復取趙天下之難未已也左車先聲後實之論誠爲灼見事機信能用之燕遂從風而靡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觀其才智豈在信之下哉獻策之後鴻飛冥冥不復表見抑又奇矣

高祖論天下得失

高帝五年

按高起王陵武夫也但知攻城畧地耳故其言無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九

取高祖歸功於三傑而且曰吾不如非豁達大度者烏能有是言後世人主自矜廟算視其臣之才智皆出已下者視高祖奚啻天淵然高祖之取天下雖得力於三傑而約法三章以仁勝暴則又其所以有天下之本也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高帝五年

按建都之地自當以關中爲第一次者燕次者洛又次則河內彰衛之間金陵偏安一隅汴梁四戰之衝鳳陽地瘠民貧皆非王者之所宜居也婁敬之見固

確得子房指陳之乃愈昭然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誠
所謂用言如轉圜也

曹參爲相國

惠帝二年

按高祖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八荒未附
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蕭何擴擴秦法宐
於時者作律九章則其法亦必宕彛簡易而非若秦
之煩苛酷虐者矣曹參爲齊相師蓋公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之言至其相天下亦用此意蓋因民之久
困於秦故凡事從寬大與之休息誠漢代之賢相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

後世功利之臣好言變更以致天下多事如桑弘羊
裴延齡王安石之流指不勝屈大約剝削生民之脂
膏損傷國家之元氣因言利而變法者其害爲尤鉅
也爲君相者可不深以爲戒哉

賜南越王趙佗書

文帝元年

按文帝以天子賜書而自稱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且曰兩帝並立可謂謙遜之至純是德化矣宐尉佗
之心服也兩階干羽何以加焉

賈誼論積貯書

文帝二年

按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是賈子留心三代之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以積貯爲大命卽子輿氏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之意也可謂知爲治之本矣國史補云賈生論其國政
人之張釋之論番夫喋喋文帝臨廷出賈生所爲
按番夫應對甚悉是其職掌超遷用之必長佞風釋之遠見大臣之器也

賈誼陳政事策

文帝六年

按抱火積薪之喻最爲警切蓋文帝之時天下無事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愚諛之徒交口稱頌而誼之所見在一代綱紀之大察安危於未形洵乎王佐之才也

賈誼治安策一

文帝六年

按漢之分封太大至文帝時其勢已逼其病已深若人之脛大如要指大如股必成錮疾此賈生所爲痛哭也起句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是一篇扼要其區處之方則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文帝如其言割地定制豈有七國之變哉中間論樊鄴絳灌一段尤爲明快其後主父偃襲其餘論漢武用之無復王侯之

變治安策中此其尤卓然者

賈誼治安策三

文帝六年

按此策前言庶人富民之僭奢後言沿襲秦俗之壞敗而深以俗吏爲不足恃宜早定經制俾有所持循乃致治維風之大端也

賈誼治安策四

文帝六年

按太子天下之本欲太子之善莫如早諭教與選左右若秦以趙高傅胡亥焉得不亾誼之策可謂切矣其後人主教太子雖不能如三代之盛然頗知尊重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師傅講求義理以晏安淫慝比昵羣小爲戒皆誼此策有以發之也

賈誼治安策五

文帝六年

按此策大意謂治天下在定取舍法冷冰如禮誼刑罰不如教化觀之殷周與秦享國長短其理彰彰甚明治天下豈可不以禮爲先哉議論正大卽子輿氏不能過謂漢之諸君子獨董仲舒有儒者氣象殆未足以盡之也

賈誼治安策六

文帝六年

按待大臣非禮漢初猶沿秦法諛之此策亦切於時

鼂錯上言兵事 文帝十一年

按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錯之言兵貴于擇將而兼用其長技後代多有師其意者要亦策士之談未盡合於師貞丈人之意也果能擇良將而用之則長技豈止於五而已哉

除肉刑 文帝十三年

按肉刑慘毒非為民父母之意也文帝因緹縈一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三

而易之仁及萬世後世君臣乃屢有欲復肉刑者其亦不仁之甚矣

令二千石各脩其職詔 景帝後二年

按此詔意在重農桑使百姓各得其所然百姓之所以不得盡力於農桑者由於詐偽之吏害之故又責成二千石各修其職景帝亦可謂知治民之本計矣

班固贊文景媲美成康 景帝後三年

按班固贊文景媲美於成康而其所以致治者在清淨恭儉安養天下民生其時有醇厚熙洽之風焉夫

子所謂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者其謂是與

董仲舒賢良策一

武帝建元元年

按此策言仁義禮樂爲適於治之道故治天下以教化爲大務當立太學設庠序更化善治則先聖之道可復興耳

董仲舒賢良策二

武帝建元元年

按前策已言重教化宜立太學之意此策又申明前意而復言長吏之應擇列侯郡守二千石歲貢吏民之賢者量材錄德誠致治之先資也自漢以後歲貢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四

遂爲取士之大典矣今之歲貢則非也

董仲舒賢良策三

武帝建元元年

按尊孔氏黜百家實自此策發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武帝建武三年

按相如一生文章俳麗靡侈獨此書忠諫詞亦簡切故可以傳

汲黯爲主爵都尉

武帝建武六年

按汲黯意直廷臣中當爲第一以武帝之威嚴而能

容之亦可謂之知慙也使天假黯以年則立少子行周公之事不屬霍光而屬之黯矣嗚呼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者接踵比肩於世如黯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何不槩見也

人矣河間王大雅不羣

武帝元光四年

按胡三省註德景帝于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舊書卽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也三雍宮謂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對三雍宮者對三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

興廉舉孝詔

武帝元朔元年

按興廉舉孝致治維風之大務詔書頒行執事往往視爲故事不肯推察故武帝議加以罪可謂急於求人矣迄於後世其風相襲往往以連坐爲辭夫連坐者薄懲之云爾甘心蔽賢竊位之罪烏能逭也

徐樂言世事疏

武帝元朔元年

按瓦解則可以再覆土崩則難以復收故賢主觀萬化之原勿使民生易動引秦之末世及七國之變可

謂議論明切

荀悅游俠論

武帝元朔二年

按三游之風盛於戰國衍於兩漢侈於魏晉六朝虛
僞誣罔使是非賞罰淆亂而不知所從其禍遂中於
人之家國有心治道者當正其制度從容以維挽之
庶銷弭於未形勿激迫之以生事也敢因悅之論而
引伸之

兼濟堂文集

武帝元朔五年

按禁民攜弓弩則行者無以備寇道路褻足矣恐邪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六

人挾之而更不能禁數語洞見事情後世又有禁民
畜馬者然驛遞之傳乘邊境之防禦所需甚多倘其
缺乏何所取資亦未爲計之得也故弭盜安民亦在
乎於政治之間加之意而已

班固武帝定朝鮮論

武帝元封三年

按班固述箕子治朝鮮之法仁賢之化豈三方之外
所能及乎其後隋唐之際風俗乃大壞然吾聞之往
使高麗者云衣疎食粗費用儉約婦女有風操且見
其來朝者上下之間彬彬如也嗚呼此其爲聖人之

所樂與何陋之有哉

武帝求賢詔

武帝元封五年

按武帝以名臣文武欲盡故下此詔求非常之人不拘負俗之累蓋躡弛之士惟武帝能用之御之有其術也世或以秦皇漢武並言然秦皇猛鷲嚴酷無知人之明如趙高李斯之流皆大奸巨憝而任用不疑故七廟傾隳武帝有知人之明羣賢濟濟隨材器使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如興太學脩郊祀之類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而取南越平東越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七

郡牂牁討昆明朝夜郎破車師定朝鮮城朔方咸變其俗沐浴華風功德偉矣烏可以勤遠略好神仙而遂與秦皇槩視之乎余故以知人不知人而判秦皇漢武之得失焉

王吉諫昌邑王疏

昭帝元平元年

按吉之言可謂忠矣乃王但賜牛肉酒脯放縱自若宜其廢也

漢宣號稱中興

宣帝地節二年

按漢宣中興由於知民事之艱難而尤加意於二千

石西漢之治於斯爲盛

富其于經文其食大報奉

尚德緩刑書

宣帝地節二年

按溫舒此書深發獄吏慘刻之情鍛鍊之弊足以動人主惻隱之心拯元元株連之命雖詩書所載古大臣之告其君者不能過也史稱宣帝之世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然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安保其不冤此不過溢美之詞耳自溫舒奏後帝心感動乃下詔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爲平矣若鄭昌剛定律令之言亦可與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六

溫舒互相發也

徐生曲突徙薪喻

宣帝地節四年

按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亾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光曰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曩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其食大縣奉朝

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余按固之論歸咎於光之不學無術光之論歸咎於孝宣之少恩要之明哲保身必由於學固之說較勝一籌矣

龔遂入爲水衡都尉

宣帝地節四年

按渤海之盜賊起於歲饑故遂不煩兵而解散若躬率儉約勸務農桑俾家有畜積獄訟止息洵可謂不負任使矣是歲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人爲大司農而遂又以政績入爲水衡都尉宣帝留心吏治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九

拔其賢能綜覈名實神其鼓舞殆非後世之所易及也

二疏移病上疏

宣帝元康三年

按富貴功利脫然不羈方爲達者辱而殆焉嗟何及矣漢宣之時去古未遠疏廣疏受移病乞骸此亦仕宦之常耳乃道路稱賢歎息下泣可以見宦成名立知足知止者之未易幾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宣帝神爵元年

按鑑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而京兆尹張敞

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
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夫清心寡欲則
壽考無疆方士何益哉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便疏

宣帝神爵元年

按春秋戰國以後爲將者多喜於攻戰以多殺傷爲
能而不以養兵息民爲務雖勝亦未善也况未必盡
勝乎充國屯田十二便宜坐制羗人卒振旅而還威
德並著老將知兵而宣帝能任用之克奏膚功易師
彖辭云師貞丈人吉无咎二爻云在師中吉王三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

命充國其足以當之乎

耿壽昌常平倉法

宣帝五鳳四年

按常平之名始於此穀賤則糴穀貴則糶不必增價
減價而所利於民亦已溥矣况積穀既多又可以賑
濟饑荒王政宜民莫善於此壽昌之策誠美宣帝賜
以侯爵誠知先王五等之意也後世非軍功不侯者
其所見何其淺且陋哉義倉之法亦倣常平然往往
爲貪蠹官吏所侵漁不若常平之可經久也故至今

遵行之

漢家以霸王道禩之

宣帝甘露元年

按王霸之說詳於孟子而後世不明其說往往以仁柔平易爲王道夫王道雖寬裕溫柔曷常不發強剛毅哉易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其爲君之道未有不道德齊禮刑政兼用者也未有不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故觀尚書一部惇庸典禮則知王道之準繩觀春秋一書筆削是非則知王道之作用烏有偏於仁柔平易而可謂之王道哉溫公論王霸未盡合於孟子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其論儒者則是已後世尚詞華章句無經濟之實而自命曰儒宜其見笑於富貴利達之士甚而言復井田復肉刑斯又儒者之迂而且陋者也

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宣帝甘露三年

按孝宣之世薄海承風八荒効順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而究其所以致此者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已豈有他道哉雖曰承漢武之餘烈而帝之功亦茂矣歸美股肱圖形麟閣洵盛事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二年

按珠厓卽今瓊州地武帝時開置雖其人數反然既屬王化豈宜棄之但元帝柔懦兵將多不用命且遇其時關東饑饉捐之之議是以得行其文辭近於贍美矣而風骨則弱遠遜伊曾祖長沙太傅也

劉向爲甘延壽陳湯論功 元帝建昭五年

按此書雄健足爲甘陳吐氣

谷永訟陳湯疏 成帝建始四年

按漢之奏疏得體者多不若後世之繁冗谷永此疏簡勁明切與司馬相如上書諫獵皆可以爲程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成帝陽朔二年

按向之封事指陳外戚王氏之禍將有移鼎之變昭昭甚明成帝雖召見歎息悲傷終不能用其言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亾也

班婕妤辭同輦載共養太后於長信宮 成帝鴻嘉三年

按班婕妤可謂賢矣不以爲后而后飛燕漢亾於此矣

劉輔諫立趙婕妤書 成帝永始元年

按輔宗室之臣也其言激切爲社稷計耳成帝乃收

縛掖庭秘獄旣而減死罪論爲鬼薪豈不知其言之
正哉特觸情縱欲耳悲夫

王莽匿情求名 成帝永始元年

按人品邪正在於真僞故夫子立觀人之法曰視其
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而又與子張言
聞達之辨所以爲世道人心計也王莽以姻戚之臣
矯僞飾詐交結延譽此天下之大奸也彼其富而且
貴意欲何求蓋見漢室將弱欲得宰輔之權以行其
私雖其初未必有篡弑之謀而實非有忠君愛國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三
忱也乃一時之人爲其所愚卽名士如戴崇金涉陳
湯者俱入其籠罩之中何哉白樂天有詩云周公恐
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令當年身便死一生
真僞有誰知愚謂王莽之僞易知若宋王安石匿情
求名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少正邪之流非蘇洵呂誨
焉能早識其奸僞乎後世君相於匿情求名之類務
加慎察勿使誤天下蒼生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 成帝永始元年

按帝王薄葬自是賢明遠見向之此疏引証甚明凡

爲人主所宜觀省非但成帝然也成帝誤聽將作大匠解萬年之言作治昌陵五年不成天下徧被其勞感向此疏乃罷其役是亦改過不吝之一端君子猶有取焉

谷永論神怪疏

成帝永始三年

按鬼神福善禍淫非祀典之正者媚禱奚益僂人之說世艷稱之然清虛淡泊可以延壽白日冲舉但傳聞其說未有一人真見之者寧可信耶谷永此疏云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其語似有所受非臆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說也豈賈誼董仲舒之遺論與

朱雲上書斬張禹

成帝元延元年

按成帝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而禹自見年老子孫弱詭詞以對成帝遂聽禹言而不疑王氏雲謂之鄙夫真直臣也知其直而不用獨何心哉

劉向請興禮樂

成帝綏和元年

按向顯訟宗室譏刺王氏賈董之儔也使成帝能用之興化致治何難而阻於王氏之黨也悲夫

班固漢成帝贊

成帝綏和三年

按成帝博覽古今亦聰穎之資也然湛於酒色則神智昏昧故趙氏亂內外家擅朝熒惑守心天變亟矣不罷逐王氏斥遠飛燕乃聽術士之言以丞相翟方進當之竟何益哉鑑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余謂成帝之所以自亾其身者則由於飛燕姊妹也使清明其德而強固其身振肅綱紀斥遠聲色威福由已卽王氏亦自求退矣

耿育寃訟陳湯

成帝綏和二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五

按劉向谷永皆爲陳湯訟功而此書尤爲激切沈痛令人感慨君子聞鼙鼓則思將帥之臣有以也

師丹諫其皇不宜立廟京師

哀帝建平元年

按是時羣下多順指言宜稱皇立廟而丹之言若此可謂直矣然浸不合上意卒用朱博之議殊有乖於大禮也

王嘉上時政疏

哀帝建平三年

按二千石臨民之要職也宣帝時最重之其後權日以輕而吏治日敝嘉之此疏亦非迂濶

鮑宣上書民有七亾七死

哀帝建平四年

按人君在位以天下爲己之天下以官爵爲己之官爵故往往恣睢縱情任意予奪殊不知天下乃天之天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苟失其道則拂乎人心而天命去之矣哀帝之時民生凋敝已極七亾七死可爲流涕太息方且尊寵佞幸之臣斥遠經術之士宣語雖刻切而未見採納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

翟義起兵討王莽

王莽居攝元年

按翟義之起兵有合於春秋之義與徐敬業討武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六

其事正同雖喪敗無所成就然未可以成敗論也

班固論漢諸侯王始末

王莽建國二年

按固此論深晰西漢時勢其大意謂同姓不可太弱亦偉論也

龔勝不受莽祭酒

王莽建國三年

按龔勝素負重名不幸值莽篡位安車駟馬輝煌閭里使者太守候問起居子弟門人惟覬僥倖以免禍耳非卓然有守鮮不爲所移動者而勝不以一身事二姓絕飲食而終可謂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者也是

時又有郭欽蔣詡皆以病免官卒於家陳咸乞骸骨不應養詔令其三子皆解官歸鄉里尤爲人所難薛方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之對雖係詭辭然遜言保身亦有合於明哲之義是以聖人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豈非士人持躬涉世之律令哉

高祖楊雄著法言 王莽天鳳五年

按雄之好學深思漢名儒也劇秦美新見譏於君子惜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七

班固王莽贊

淮陽王更始元年

按王莽大姦巨慝以外戚篡漢因成哀之德衰也然高祖文景之澤未泯故光武中興豈非天命之有屬哉

鄧禹說大司馬秀立高祖之業

淮陽王更始元年

按鑑註謂鄧禹爲中興元功實本諸此以其識時務也

東漢

封卓茂爲褒德侯

光武建武元年

按茂之爲密令視民如子所稱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則不易之名言也况王莽居攝卽以病免歸家居二十年其人品之高亦可見矣光武稱其名寇天下而封爲褒德侯豈不足以廉頑厲懦也哉

班彪著王命論

光武建武五年

按天下有變四方乘亂而起者往往割據州郡輒思貪不可異以致殞身滅宗者不可勝數彪言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而盛稱漢高之大畧蓋明於天人之際確然知光武之中興矣隗囂中人之材耳擁數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六

州之地無功德可紀乃思隴蜀合從效六國尉陀之計豈不謬哉此所以終於滅亾也雖然彪之此論不特風切隗囂足以息後世奸雄覬覦之心豈小儒所能測其一二

賜竇融璽書

光武建武五年

按有分土無分民帝之言何其大也明見萬里固出於天授而竇融決策東向可謂識時順命者矣

保全功臣

光武建武十三年

按光武保全功臣完其爵土不責以吏事絕猜疑之

端久帶礪之盟其盛德過於高祖遠矣

董宣疆項

光武建武十九年

按董宣疆項誠良吏也賜錢以作其氣則豪霸自然
斂跡帝之留心治道於此見其一斑

班固論不設西域都護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按是時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
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
南北自在也自常情論之必以爲西域諸國嚮風慕
義添設都護以慰其請諸國協力用兵不多可以揚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十九

中夏之威收懷遠之效而帝獨謙讓不遑者深思遠
慮恐大兵一出勞民傷財不可繼也嗚呼帝之愛民
至矣史臣深贊其美擬之以大禹周公太宗又奚遜
焉

詔報臧宮馬武息民

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按臧宮馬武之言欲聯鑣衛霍也使帝誤聽之兵端
一開貽害生民詔書所報不務廣地務廣德居然有
干羽兩階之風

臨辟雍行養老禮幸太常府

明帝永平元年

自三代以後五更三老及尊師重傅之禮不行久矣
明帝乃能行之雍雍乎虞夏殷周之盛然明帝志復
禮樂乃因夢見金人而遣使天竺求得其書以虛無
寂滅爲宗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伊蒲塞
沙門之徒徧天下矣此則好異之過也嗚呼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中正而已矣豈好異哉異則
非中正之道矣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
爲之矣自漢以後學術之所以不淳人心之所以不
古者則沙門之徒爲之也帝亦安能辭其責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十

馬皇后德寇後宮

明帝永平三年

按馬皇后德寇後宮蓋得伏波之家教矣雖周之妣
姜可媲美焉

班超復通西域

明帝永平十六年

按班超擊斬外使又斬巫首其膽識奇絕威震西域
真國家之虎臣也而三十六人者亦非齷齪之流矣
久鎮疏勒徵還之日王侯以下皆號泣至抱超馬脚
不得行又何其善於撫綏遠人也其後五十餘國悉
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雖由匈

奴衰困力不能及而超之功亦偉矣雖然際漢之盛有超之才則可非漢之盛無超之才而窮兵黷武則童貫趙良嗣之儔足以亾人家國而有餘又人主所宜深戒也

東平王蒼諫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章帝建初元年

按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墓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陵同體永平十四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請宗廟法從事嗚呼世祖與顯宗達於生死之際婉美太宗此東平王所爲惓惓也

馬太后不封諸舅

章帝建初二年

按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以顯貴驕恣卒被誅戮太后之不封諸舅誠愛之

也而文之溫厚爾雅亦居然西京詔令凡爲貴戚者
宜書一通置之左右

馬太后再拒封諸舅

章帝建初二年

按歷代母后往往念其外家以封拜爲榮卽偶而謙
讓不過虛文旋卽受之矣馬太后再拒請封其辭愈
峻其情愈真可以爲母后之儀準百代所宜取法也

班固捕死獄中

和帝永光四年

按班固良史之才也其叙述漢事瞻雅而深厚不入
於浮佻之習可以方駕腐遷矣乃爲竇憲賓客卒受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三
其累悲夫然非以家奴醉罵縣令亦焉有此禍乎故
君子之馭下貴乎有法也

徐防請依博士章句

和帝永光十四年

按兩漢最重經學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
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
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
聖凡十四博士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
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
乃至天子稱制親爲辯難故世多篤行之士間有鴻

通之儒也徐防此疏意在尊其師說依從章句蓋師說既由經制校定頒於博士則其義必正若人自爲說妄生穿鑿畔道之端日以生矣唐人雖以詩賦取士不乏明經之儒至宋而經學益精惟朱考亭之章句尤得孔孟正脉故昭代宗之以爲準則象山雖天資高明然未能註疏詮次但自言其所得之大意譬若子張才高意廣不若子夏之篤信謹守也明之大全誠不刊之典而其後儒者若蔡虛齋蒙引林希元存疑皆可以與章句發明經筵講章張闕老直解良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三

有裨益其他諸家講義紛紛俱可報罷彼談空說妙流於虛無寂滅而不知窮經者其學無本如蒸沙作飯終不可得而食也故愚以爲今之教士者但當恪遵傳註明正其句讀詳解其意義循序以漸進熟讀而精思至於會悟二字且徐以聽之蓋循序漸進久之自有會悟故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云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明以金針示人矣而或者乃曰秦人

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豈不謬哉故漢儒疏經之功與宋儒並尊於學宮可也

唐羌論貢龍眼荔枝

和光永光十五年

按龍眼荔枝薦奉宗廟亦貢獻之佳品但必用生鮮者則勞民甚矣唐羌上書和帝卽敕大官勿復貢獻亦可謂能受言也其後唐明皇寵昵妃子歲獻鮮荔枝驛騎走斃民受其敝杜牧之作詩譏之曰長安回首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可爲後世鑒戒也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四

樊準論儒風寢衰

廢帝延平元年

按大學之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皆不可以不脩身則皆不可以不學也東漢諸君頗知嚮學由光武明帝崇尚儒風至於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可謂大化旁洽矣準之此疏洵有益於人主治理也

仲長統論三公以災異策免

安帝永初元年

按漢三公之職卽宰相也其名不爲不尊而權乃不在焉非至光武始然也自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處

樞機至宣帝專任恭顯而丞相御史取充位事歸臺閣其所由來漸矣此仲長統所以昌言也其宰相之設歷代不同或曰左右相或錄尚書事或曰僕射或曰平章政事或曰叅知政事或曰大學士有有名有實者有有名無實者有任之而治者有任之而亂者要在擇賢信用之而已若政出旁門多門則未有不爲亂階者故人君選用三公乃輔政致治之本也

楊震四知

安帝永初四年

按四知爲千古名言蓋由於平日有慎獨之學故不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五

以冥冥墮行也然震之所操若此而究未聞自暴其清廉君子哉若人乎

虞詡論涼州不可棄

安帝永初四年

按詡策不棄涼州所關國家安危甚大若朝歌之賊固易易耳而鄧騭嫉賢妬能欲以吏法中傷之安在其爲推進賢士也

司馬光論樊英聘召

順帝永建二年

按古來處士有真有僞自巢由而已然矣其真者才德俱全有體有用舉之巖廊之上經邦論道其僞者

擯之而不錄可也司馬公之論得矣若聘之而不應則非義也應聘而不仕則非禮也既仕而卽去則是巧於取官欺世而行詐也漢之樊英明之陳白沙皆不能免於斯譏焉讀孟子不見諸侯章則權衡定矣

送李固與江夏黃瓊書

順帝永建二年

按鑑稱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筵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採用之豈得李固此書規切之力耶大抵徵辟之士拜官卽宜盡職不拜官卽宜爲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庶人斷不可進退無據以蹈虛名之誚也

左雄上疏言吏宜久於其事

順帝陽嘉元年

按吏治之弊起於不久其職苟且度日騫虛失實民受其弊所以然者由於開倖進之路啟覬倖之端以致踴躍升騰超等踰匹若使三載六載確乎不易則不得不循分盡職矣雄之此疏切中古今吏治之弊不特東漢爲然也然又有久任而不遷者則積薪之歎又所不免故銓法雖公尤貴於平公而不平且不能治况不公又不平乎民之所謂賢法之所宜去民

之所謂不肖法之所宜升舉錯不協於民心而競言吏治是何異於砒霜攻疾而漏舟求濟也必無幸矣

崔實政論

桓帝和平二年

按實瑗之子駟之孫安平人也其議論振蹕激發足以裨益治道故仲長統亟稱之但意偏主於嚴謂孝宣優於孝文殆非定論溫公之評得其中矣

郭泰獎訓士類

桓帝延熹七年

按范滂稱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真無愧有道之稱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七

荀爽對策論昏禮

桓帝延熹九年

按妃匹之義本以衍嗣續繼宗祧卽貴爲天子亦宜有限制而入君好色罔戒往往博采民間女子幽閉深宮干傷和氣因而縱恣無度怠於政事久之精神消亡遂不可救味荀爽逸欲喪軀之言誠可痛也然豈獨人君哉公卿士大夫以此而惑蠱心志卒致隕身喪家者不可勝數矣故衽席之間君子所深戒也

袁閔潛身土室

靈帝建寧二年

按鉤黨之禍漢之所以亡也袁閔爲袁逢從子家門

富盛自可以免於株連而潛身土室避人絕俗其視郭泰之明哲保身申屠蟠之見幾而作雖所趨不同而其意則一也嗚呼可謂賢矣

申屠蟠免於黨錮

靈帝建寧二年

按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處世之則也標榜稱號臧否是非取禍之尤也豈所宜乎溫公之論至矣

公卿會議竇太后配食

靈帝熹平元年

按竇太后配食桓帝本無可疑緣宦官賜張人懷瞻望趙忠監議作色俛仰其情態凌人依稀如畫幸陳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球下議李咸上疏合墓宣陵倫常獲正漢廷臣子可謂不負於君父也

司馬光論三互之禁

靈帝熹平四年

按鑑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是時蔡邕上疏云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宐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愚謂衰亂之世法制繁碎無關大體聽其言似有一偏之理施於用竟無毫髮之益上下拘滯牽於文法而天下日以弊矣爲治者宐切戒哉

蔡邕上取士封事

靈帝熹平六年

按漢自文景以來舉孝廉賢良文學方正而皆試之以策此所以得人爲盛也辭賦雕蟲小技且不可取士而况於書畫乎靈帝引召諸生鴻都待制已開俳優之端後世人主效而尤之書畫之妙雖足傳世治理乖舛甚或至於亂亾如宋之徽宗書畫無不擅長而妄用匪人沈溺聲色卒致北轅其明驗也夫經方致遠在於脩己治人之大道又何庸留心於末技乎

管寧等避亂遼東

獻帝初平二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九

按管寧邴原王烈處亂世而避地以全身皆一時之賢者也華歆少亦有名然捉金而擲人已知其優劣其後助丕爲篡遂盡喪其生平爲士君子所羞稱人生品行何可不自重哉

田疇謁祭劉虞

獻帝初平四年

按田疇掃地而盟其意欲報公孫瓚也其後瓚爲袁紹所攻自焚死又紹曾授疇將軍印不可謂不知疇者特以烏桓多殺其本郡寇盖意欲討之而未能效因曹操之辟作盧龍鄉導乃蹋頓旣敗而袁尚袁熙

俱爲公孫康所害疇之心必有所不忍矣暨操欲封疇而疇願刎首效死不受侯封蓋其心更有難以顯言者誠千古義士哉

曹操敗袁紹於官渡 獻帝建安四年

按紹幕中如沮授田豐許攸張郃皆智士也倘能用其策敗操必矣而復諫自用以致敗亡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蚩蚩之誚亶其然乎

周瑜論不宜遣質 獻帝建安四年

按周瑜之才不亞於諸葛孔明坡公謂其雄姿英發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豈不信哉魯肅諸人方之遠矣

荀悅奏申鑒五篇 獻帝建安十年

按荀氏多才或攸未免爲操用而悅在天子左右蓋必持正自守不尚詭隨之人也其所論屏四患崇五政蓋得先聖之遺意焉非後世功利之士所能及也或謂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變以制一時之勝悅未必能嗟乎悅能之而不屑爲耳豈不能耶吾是以重其人高其品焉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獻帝建安十二年

按隆中之計已定三分但亮之初意欲跨有荆益而得益之後先主君臣宴安休息無臥薪嘗胆之意遂令孫曹構謀坐失荊州壽亭殞歿憤兵報復摧敗而殂以是而圖王業難矣故然漢炎於將燼者諸葛忠武公之力也

諸葛亮說孫權擊曹操

獻帝建安十二年

按荊州既破劉豫州欲依蒼梧太守劉巨固不足依也幸魯肅奉權命說備亮與同往因得以激發孫權其言操犯兵法之忌北人不習水戰識議明快如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一

指諸掌故權聞之輒悟夫亮三代之佐也而兼說士之長精孫吳之略此司馬仲達稱之爲天下奇士也

周瑜論曹操可破

獻帝建安十三年

曹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公瑾之見卓矣而知彼知已是以克奏膚功誠江表偉人哉使天假以年天下事未可知也

田疇不受封爵

獻帝建安十三年

按田疇奇士其意未易測也負義逃竄一語微露其衷余嘗作論述之嗚呼不有淵明孰知疇之心哉千

載而下猶爲流涕

和洽與曹操議立教

獻帝建安十四年

按奢侈足壞風俗損財力招天譴致人窮有國者所宜深戒也而激詭之行又飾僞亂真故貴於得中也夫子不云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洽其有見於此乎

曹操下令

獻帝建安十五年

按操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本非閥閱名族而幼好讀書兼有智畧其用兵也彷彿孫吳故能破滅羣雄靖刈大難可謂有安民之功也但此亦人臣之分耳何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

乃遂生篡奪之心效窮羿新莽之事此令自愬生平言多矯詐欲欺天而天終不可欺欲愚人而人終不可愚也嗚呼不有史臣之口誅筆伐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於世矣此綱目所以繼春秋而作也

諸葛亮論治蜀

獻帝建安十九年

按亮之治蜀近於子產之治鄭蓋治道貴於上下有節寬猛相濟非特懲劉璋之弊也

趙雲漢水之戰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按用兵之道不過戰守敵之將智而兵多我若有險

可恃是不宜速戰但當嚴兵自守彼饋運不繼其遁必矣此劉備之所以拒操也况有趙雲智勇之將若分兵出奇絕其歸路將成禽矣操之所以速去乎

司馬光東漢教化風俗論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按三代而後惟東漢教化風俗最為淳厚乃宦豎乘權鉤黨致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奸起而乘之矣前有董卓後有曹操豈不哀哉

後漢

粵稽昭烈系出中山靖王之後其譜系甚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三

而溫公謂其族屬疎遠是非難辨不得比於

光武晉元之例則持論之失其平也溫公以

前代通鑑善惡得失昭然臚列可謂有功

萬世矣而義之所在未免有遜春秋故是編

前後悉采通鑑紀文以資臆斷惟建安以後

繼東漢而稱正統者仍以綱目為正

諸葛亮與羣下教後帝建興元年

按宰相之道在於休休有容此孟子所云好善優於天下也乃媚嫉之流往往喜於攬權惡聞直言稍有

違拂淺者形怒於色深者懷恨於中矣以致人皆面
從事多曠闕而其害漸中於家國觀諸葛公下教期
於集思廣益忠君寡過豈後世之相所能及乎庶幾
有伊周之風焉

楊顓諫諸葛亮書

後帝建興元年

按楊顓之言深達治體而亮自校簿書不辭其勞者
以蜀之紀綱未立故事無大小無不經心也昔杜子
美詩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知孔明
之心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四

諸葛亮收服孟獲

後帝建興三年

按七縱七擒諸葛公之用兵可謂奇矣而陳壽乃云
用變將略非其所長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其善正在
於不留兵不運糧俾夸漢粗安洵有裨於軍國之用
哉

諸葛亮前出師表

後帝建興五年

按公此表可以質天地泣鬼神千載而下讀之令人
感慨雪涕蘇長公謂孔明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帝建興六年

按公之前表明討賊興復陳善責難之義此表則言王業不可偏安受託伐賊不計成敗利鈍嗚呼公之忠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

諸葛亮論孫權不宜絕

後帝建興七年

按曹丕篡漢亂臣賊子也春秋之義不容一日不討若孫權則自稱帝耳較之於丕固爲不侔若顯與之絕則又樹一敵分兵東成一州之地固難支矣此亮之所以熟計而圖修好也大約任天下事固當執持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五

名義而尤貴於通權達變如孔明其可與權者乎

魏主擇建支子繼統詔

後帝建興七年

按獻無子知必以支孽爲後故豫下此詔以約飭爲人子爲人臣者要之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自是不易之禮但建立之際宜早爲明白不然則稱皇立廟相踵而行而臣子持論者必爲所非罪矣可不慎哉

曹植乞朝覲疏

後帝建興九年

按曹魏自黃初來法禁嚴切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故植上此疏然植以多才見忌其再求自試雖以

優容答報而終無親洽之實蓋疑之已甚豈文辭所能動哉

薛綜諫孫權征遼東

後帝建興十一年

按鑑公孫淵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送於魏悉沒其兵資珍寶吳主大怒欲由海道自往擊淵故綜陳此疏夫淵在遼東去吳甚遠奉表稱臣誠僞未必其時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六

爲淵未可信而權志氣驕盈遂信以爲真旣而殺使沒貨乃氣湧如山欲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大海茫茫不特傾覆可虞卽登岸無有不敗非亾國之道乎羣臣諫者甚多綜疏尤爲明切亦足見吳之尚有人也

諸葛謚忠武侯

後武建興十二年

按忠武侯王佐之才而陳壽擬以管蕭非其匹也善哉朱子之言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

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聰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張南軒曰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詳味二先生之言侯之生平固已得其大端若夫忠足以格鬼神誠足以動天地治國協寬猛之宜用兵盡韜畧之秘毗翼人主始終無間倡明大義死而後已其旦望之偉乎或謂侯不救荊州不諫東征不從魏延子午谷之謀爲失計不知呂蒙詭計迅雷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

不及上庸迫近胡越視之人事舛廷侯亦莫如之何吞吳之舉諫者甚多况侯之明智豈無勸阻但大臣職在密勿不欲顯言之於外耳昭烈執拘侯固不能令其必聽也延雖能戰楛未必走佐楛鎮雍者豈遂無人攻而不克將安歸乎是皆不足以議侯也侯其不可及矣

後帝建興十四年
按鑑註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鄉公之難王沈隔於不忠平吳之役王渾與王濬爭功馬伏波萬

里還書以戒兒子而無益於兒子則知父兄之教固當先而子弟之率尤當謹也

司馬光論魏劉邵考課法

後帝建興十五年

按考課之法自不可廢但寬而不刻簡而不煩法斯善矣

魏曹冏六代論

後帝延熹五年

按曹丕猜忌待宗室甚薄親親之道未備封建徒有虛名曹冏見其衰弱莫以此感悟曹爽亦可謂先幾之士也然曹爽身柄國政猶見禽於司馬懿即封建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

諸王力弱勢微烏有濟哉蓋曹叡寢疾之時深念後事以曹宇爲大將軍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輔政未嘗不防他姓之強而獻肇輕言劉放孫資遂因而間之召司馬懿與爽相參懿之奸雄伯仲阿瞞安得不效尤而取之也以篡而得之者仍以篡而失之天道循環豈特人事也歟

盧欽論徐邈通介

後帝延熹十二年

按立身行已期於適中而已守我之常以待世之變故可貴也若隨俗變易則亦世俗之人耳徐邈之通

介自人論之則然在邈未嘗改其常度欽之立論善矣

王祥孝義 後帝延熹十九年

按王祥之能孝世所知也而王覽之能弟世或忽之夫孝弟德之本也其後衣冠甲於江表宜哉

竹林七賢 平呂

按竹林七賢世莫不艷稱之而其賢愚大相懸絕王戎鑽核鄙不足道阮籍猖狂縱情背禮洵名教罪人也山濤向秀阮咸亦非有卓犖之行劉伶酒德一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九

寓意深遠殆未可淺測之嵇康軒軒霞舉憤世嫉俗卒受鍾會之譖固賢者之厄亦由才多識寡未講於南容三復自圭之意也廣陵散其為毋丘儉諸葛誕文欽而作此操乎呂巽誣之曰欲助毋丘儉而會復譖於昭之左右焉得不死吁可哀也已

魏舒對策升第 後帝炎興元年

按人生患不力學耳如魏舒百日而習一經對策升第為時名臣今人數年而不通一經宜其終身無聞也

西晉吳之策衣器器人

杜預為黜陟之課武帝泰始四年

按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九載為日太久變而通之如預言六載為合宜也取大捨小去密就

簡考課之法庶可行乎品官職長蓋資補代官制之

不聞嵇紹王褒武帝泰始九年日取樂於此

按人臣無讐君之理若死以其罪何敢生怨死非其罪則亦子心之所深痛也光之論遯矣

范粲終於寢車武帝泰始九年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平

按范粲之節奇矣寢所乘車者不履其地也終於所寢之車者守一而終也其子喬常著劉楊優劣論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媿為父子品行如是蓋有餓於首陽之意矣噫孰意魏晉篡奪之際而有守義不屈如斯人也

羊祜疏請伐吳武帝咸寧二年

按祜伐吳之策方畧進取人情時事如指諸掌所謂

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也其告武帝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疾篤舉杜預自代爲國得人南州民間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墮淚之碑與峴山俱留千古夫子所謂古之遺愛其斯人與晉名臣中當推爲第一也

刺史分職如漢氏 武帝太康元年

按漢之刺史專主巡察原未領兵其兵馬之權太守兼之有大叛亂則朝廷命將以出至漢末而刺史之權乃重內親民事外領兵馬如近世之巡撫也武帝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十一
去州郡武備開草莽奸雄覬覦之心矣况邊陲遠地非兵威尤不足以鎮之治天下者焉得狃一時之安而忘百年之慮也

王衍等清談放達 惠帝元康七年

按王衍樂廣爲清談之標準而王澄阮咸之流皆縱酒放達不脩檢制風俗由此而壞國勢由此而傾爲治者所宜急屏也樂廣名教樂地之語談言微中非澄咸可比若王衍之爲人羊祜告之於賓客山濤譏之於初見石勒責之於瀕死桓温嘆之於北伐則其

虛名而無實飾詐以誤國假清談爲納交之術營三窟爲巧宦之資亦彰彰較著難以欺世矣雖然晉人崇尚王衍而衍崇尚何晏何晏之學祖述老莊老莊以虛無爲教者也其流禍乃至如此是以治天下者必兢兢焉慎守夫先王之仁義禮樂以爲移風易俗之具而士君子脩身立行斷無取乎躡弛之爲也

裴頠著崇有論

惠帝元康七年

按鑑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二

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故頠著斯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也愚謂聖人治天下之道禮而已矣禮者動靜之不渝始終之一致也自天地之生物與聖人之盡性皆無妄之理爲之何得謂之無哉謂之無則所謂不誠無物也頠之論雖未足知聖人之道然亦近於理矣後世異端所崇皆此無之一字如所云父母未生以前至於儒者亦惑於其說如然而無有乎

爾謂孟子言無也其悖謬至於如此洵聖道之罪人哉

江統作徙戎論

惠帝元康九年

按智者之見貴於未萌統之此論思患豫防使君相能聽其言安有劉石苻姚之禍哉其全論疏析羗氏右賢王等原委甚明且曰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
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遭敝事之
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三

哉愚因此而推論天下事凡禍之所在皆可轉移凡
亂之所萌皆可潛消其機權在乎幹旋之得其宜耳
故七國之變文帝釀之也安史之亂明皇召之也徽
欽北狩童貫趙良嗣爲之囿也黃巢之入長安李自
成之破燕京高駢左良玉爲之翼也人事不盡而誘
之於天命之適然夫明明上天豈欲亂天下者哉

魯褒作錢神論

惠帝元康九年

按天下大器聰明者尚難於守以惠帝之鸞駃而居
其位固天之將欲亾晉也况賈后淫亂三綱滅絕政

出多門貨賂公行欲不亾得乎故讀魯褒錢神之論則時事可知矣是以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彼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韋忠所爲浩歎也刃加於頸又誰之怨嗟乎黔黎靡有子遺悠悠蒼天彼何人哉

劉頌上書言政

惠帝元康九年

按守法者人臣之事也權斷者人主之事也故上不可無道揆下不可無法守律令所載括其大綱而已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四

天下之事無窮非律令所能詳盡則臨時議處亦斟酌於情理之間而已必一事自爲一例而例又不一姦吏因緣得爲淺深豈能免哉頌之此書蓋言其大槩也

劉弘上表解怨釋兵

惠帝永興二年

按武帝貽謀不善以惠帝之懲駭而授以大器以賈氏之克惡而樹立中宮遂弑姑殺爭流毒搢紳播虐海內華顏崇岳之徒駢首就戮阿父賴顛之輩轉相戕害黎庶殄瘁函夏丘墟自有天地以來其禍未有

如是之慘者也然皆由於賈克弒君而武帝嬖之三綱大壞殃及子孫天報昭然豈曰運數之不幸哉

周顛陳顛論世事 懷帝永嘉五年

按王導才望亦東晉之巨擘然非夔吾匹也陳顛之論切中時病矣而導猶徇常情焉能克復神州乎

祖逖渡江中流擊楫 愍帝建興元年

按晉人雖清談廢事而豪傑之才尚自不乏劉琨澗暗短於智慮非祖逖之比也若陶侃之運甓自勞亦有致力中原之志惜元帝微弱不能驅策之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晉于寶西晉論

愍帝建興四年

按此論蘊括駿發賈長沙不能過也

東晉綱常

熊遠論時事三失

元帝大興元年

按晉人惟尚門族寒賤之士罕得進用權貴犯法寬縱不治州郡孝秀不試而署吏此皆紀綱不整之大端也遠之此疏切中其弊其後秀孝乃試以經策有

合古義矣

陶侃恭勤綜理

明帝太寧三年

按晉之風俗靡弊極矣侃以勤勵矯之是以克有成

功

温嶠推陶侃爲盟主

成帝咸和三年

按嶠忠義所發詞旨慷慨再造晉室洵其力也陶侃爲國方嶽不急君父之難再三邀致乃戎服登舟蹇蹇之節有遜心矣

温嶠留陶侃破蘇峻

成帝咸和三年

按温嶠陶侃合兵討峻久而無功侃有去志侃去則嶠孤軍必敗峻勢益張侃雖據上流其能保乎嶠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詞嚴義正足以竦動陶公而毛寶李陽皆有忠烈之氣至於燒峻積聚尤爲急着此與曹孟德官渡之意同大抵兩軍相當非出奇無由制勝而餉者三軍之命尤不可少有疎虞也師克在和晉之不亾嶠之功鉅哉

陶侃滿盈自懼

成帝咸和九年

按侃之用兵雖不及孟德而忠順勤勞亦庶幾孔明之流亞也石頭之役以不預顧命少有遲回不及嶠之奮發然卒討賊立功過而能改不足爲病鑑語謂

觀侃在西藩顛末豈有非分之圖哉晉史所記決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耳愚甚然之

顏含論性命

成帝咸康四年

按性命之理世多惑於其說而不知其理之所由然夫命者運數之自然性者天理之在我人能脩在我之德而順自然之數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居易以俟自天佑之矣紛紛筮卜有何益哉觀顏含數語可謂深有見於性命者故以郭璞之善筮而含不欲爲之享年九十有餘洵可謂知道之士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七

劉翔論江南士大夫

成帝咸康七年

按江南士大夫奇雋者固多然居山水秀麗之地聲伎柔曼之鄉往往有肆情縱欲以晏安爲鴆毒者如江總孔範之於陳韓熙載之於南唐賈似道之於南宋蓋染於流俗而不能自振也然國家氣運成敗在於臣子賢愚臣子泄泄沓沓國事將何濟哉觀劉翔所言足令江南士大夫愧汗浹背而謂巴蜀爲形勝尤知兵勢中護軍謝廣勉強爲辭豈真有擒石虎滅李壽之畧乎桓溫才智過人克蜀之舉足爲江表吐

氣而臣節又不終生民之塗炭無時而已也哀哉然
劉翔之議論如此江表無其比也

桓溫伐蜀 魏宗永和二年

按桓溫伐蜀得袁喬之力爲多喬之所論與司馬錯
之議正同亦由李勢無道中外離心故敢冒險而進
假如勢守禦有素上下協和則溫亦未易入也大抵
伐人之國必先察其君之昏明故曰兼弱攻昧取亂
侮亡溫與喬其知此矣然彭摸之戰棄去釜甌笮橋
之役矢及溫之馬首非袁喬之謀勇鮮不敗矣入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穴得虎子惟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蘇老泉云鄧艾縋
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知彼
知已百戰百勝用兵者其亦詳審於彼已之間而可
歟

俞歸論張重華不宜稱涼王 魏帝永和三年

按此等文字逼真左丘明矣俞歸可謂不辱君命

王猛見桓溫談世務 魏帝永和十年

按王猛之才不亞於桓溫溫雖北伐但欲伸威境外
以懾服江東非真有弔民伐罪之志也故猛之言曰

百姓未知公心蓋已窺其隱矣温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蓋知温之不能用已也假若温有諸葛武侯之忠猛寧不裹裳以就之乎

孫綽論遷都洛陽 哀帝隆和元年

按晉之兵力人才可以恢復中原因君臣宴安原無報讐雪恥之志故甘心江表桓温請遷都洛陽其意非不壯然亦未見果有成算王述之言得其情矣然遷都雖未可遽行而遷都之謀則又不可一日而忘也神州陸沉百年丘墟以偏安江左為得計當事諸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九

謝安王坦之盡忠輔衛 烈宗寧康元年

按自古強臣移人國祚必有奸臣內應如劉歆華歆賈充崔杼之徒是也乃謝公之從容雅量生死富貴置之度外温固心竊服之而息其妄念矣夫以坦之名流且倒執手版而安從容談笑消弭禍變則安之鎮定誠未易及也

秦苻堅違衆議謀寇晉 烈宗太元七年

按晉未可伐其理甚明苻堅違衆愎諫殆天奪其魄

也權翼苻融其尤爲灼見乎

謝玄謝石等大敗苻堅

烈宗大元八年

按淝水之戰說者以爲晉徼天之幸不盡然也夫晉之君臣和睦未有失德此固天之所助而謝玄謝石劉牢之等謀勇兼備實皆名將也夫兵之勝敗前鋒最要秦將梁成阻澗爲陣劉牢之直前渡水擊成斬之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秦人固已奪氣矣及逼淝水而陣又中謝玄之謀犯兵家之忌蓋晉兵渡水則其氣自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况秦兵一退不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可復止平日之紀律安在乎人徒知玄石等淝水之戰不知玄自廣陵救三阿敗俱難彭超又敗之於盱眙又敗之於君川固秦人之所深畏也倘非朝廷有謝安邊廷有玄與石彼懦弱之夫望風奔潰天卽欲助之何以助之哉安與玄石再造晉室而不矜不伐勞謙有終易之所謂大車以載者也晉室名臣此爲第一流溫嶠陶侃王坦之彪之次之若王導者心術未光烏可與之比肩也而或者以安展齒之折言其矯情鎮物鑑註以爲大兵壓境一戰而敗之安得不

喜乎嗚呼洵可謂之偉人哉

劉裕起兵討桓玄

安帝元興三年

按桓玄本非雄豪之才但以席伊父之餘勢妄誕狂逞值道子昏庸元顯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迷謬失措遂妄思禪代窺竊天物登御座而牀忽陷已知天之不假易矣猶且矯僞苛細好自矜伐土木繁興朝野思亂迨劉裕之義旗西指玄已心膽欲墮矣尤可哂者輕舸所載不過服玩書畫鞭馬西奔自作起居注覃心著述宣示遠近迂濶如此凡上之肉也江乘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空

之敗玄問吏部郎曹靖之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夫以篡逆之徒而獻諛小人乃比之於堯舜是則佞臣纖夫何代蔑有徒足遺羞青史垂誠將來有國家者所以貴遠夫巧言令色孔壬也

劉裕伐南燕

安帝義興五年

按公孫五樓之計明於兵勢慕容鎮所料亦不失爲中策乃趨皆不從豈非運數已盡自求敗亾乎以歲星所在爲不戰自克者真董穉之見也

韓延之復劉裕書

安帝義熙十一年

按鑑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于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兇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並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收休之次于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叅軍南陽韓延之故延之復書云云夫休之晉之宗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室也居上流握重兵素有得人心之名故裕借其子譙王前事而生事端休之表廢文思可謂處已非庇惡者乃殺其子姪遽而興兵不過欲剪國家之枝葉耳韓延之之疏洞見肺腑讀之令人雪涕宐裕之心服而嘆息乎

崔浩論劉裕

安帝義熙十三年

按崔浩之論可謂知人矣但可惜者劉裕以過人之才起於布衣旣已破南燕滅姚泓斯時關陝震動夸夏歸心若命將出師分取河西勃勃蒙遜熾磐之流

當望風奔走稽首稱臣拓拔雖強不過自守恒代耳
然後鳴鐘聲鼓恭請晉主復於舊都太平之業豈不
偉哉奈之何穰之旣卒驚慟思歸決意東還委乳臭
爲元帥疑諸將使矛盾殺子棄師心何忍乎君子有
以知裕德之不長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六三

以朕晉肅太子也

高天朝禮諸君與子儀等子儀謂少師等平昔守
持尚奈之何蘇之細卒驚慟思歸決意東還委乳臭
爲元帥疑諸將使矛盾殺子棄師心何忍乎君子有
以知裕德之不長也

